

徵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被春光包圍的村莊

胡長榮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春光被油菜花喊醒的。

而村莊，是被春光喊醒的。

當第一縷帶著暖意的風，試探著穿過村口的老樟樹，泥土還在回味冬夜的酣夢，油菜花卻已按捺不住，在田埂邊、溝坡上，一簇簇、一片片地湧了出來。它們不像迎春花那般小心翼翼地試探，也不似玉蘭那般孤高自賞地獨放，它們是成群結隊的，是呼朋引伴的，是肩並肩、手挽手，自帶光芒地湧向春天的。遠遠望去，那不是一片花田，而是一片流動的、燃燒的、鋪天蓋地的鵝黃，像有人把太陽的光斑揉碎了，均勻地灑在了大地的溝溝壑壑裡，像春天把村莊包圍了。

我愛油菜花，愛得深沉而具體。愛它指甲蓋大小的四枚花瓣，十字形兩兩相對，圍繞著細密的花蕊，像一首首精妙絕倫的微型絕句，在春風裡輕輕吟唱。愛它那毫不遮掩的黃，是灼燙的黃，是喧囂的黃，是純粹徹底、不給其他顏色留一絲餘地的黃。當陽光傾瀉在花田上，那黃便有

了重量，有了溫度，彷彿連風都染上了金粉，帶著濃稠的甜味，撲面而來。這甜味，是蜜蜂的私語，是泥土的呼吸，是整個村莊在春天裡舒展筋骨時發出的滿足喟歎。

在這樣的春天裡，在這樣的村莊裡，我常常想，我若能化作一株油菜花，該是何等的幸福。我想站在那無垠的花海中，把根須深深扎進濕潤的泥土，汲取大地母親最樸素的養分。我想讓我的莖桿在春風裡拔節，讓我的葉片在晨露中舒展，讓我的每一朵小花都成為迎接春天的旗幟。我要和我的同伴們一起，用最熱烈的色彩，把冬天殘留的灰暗和冷寂徹底驅趕。我們要把天空映得更藍，把陽光照得更亮，把整個村莊都包裹在一片溫暖的、流動的金色夢境裡。

我想做一株油菜花，這樣我就能聽見蜜蜂最親密的絮語。那些忙碌的小精靈，翅膀振動著一團霧，在花間盤旋、停駐。它們把整個頭部埋進花心，毫不顧忌地享用著蜜汁的盛宴，然後搓搓手，抹抹嘴，

又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場邀約。它們是春天最勤勉的詩人，而我，便是它們詩行裡最動人的韻腳。當它們嚶嚶嗡嗡的歌聲響徹田野，我便知道，這是春天最動聽的交響樂，而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個音符。

我想做一株油菜花，這樣我就能感受生命最真的輪迴。

我知道，我的盛開，不僅僅是為了取悅路過的目光。我的花朵，是農人希望的燈盞，是孩子們追逐蝴蝶的樂園，是放蜂人帳篷上飄來的淡淡炊煙。當我的花瓣完成使命，紛紛揚揚地灑落，我知道，那不是凋零，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奉獻。我的身體會融入泥土，化作養分，滋養著腳下的土地，為下一個春天積蓄力量。正如古人詩中所寫：「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我的生命，早已與這片土地、這個村莊、這個季節，融為一體，不分彼此。

記得小時候和玩伴們在油菜花裡捉迷藏，當我躲在油菜花裡，看著那些笑臉一樣燦爛的油菜花，我就想，我也應該是一

朵獻給村莊和春天的笑臉。

溫暖的往事，回憶起來，在春天，在我的村莊裡，也很溫暖。

此刻，站在油菜花開的田埂上，我彷彿真的變成了一株油菜花。春風拂過，我便隨風起舞，與萬千同伴一起，匯成一片金色的波浪。此刻，置身這樣的村莊裡，我彷彿聽見了泥土在腳下翻身的聲音，聽見了麥苗在隔壁拔節的聲音，聽見了燕子從南方歸來時歡快的鳴叫。我看見孩子們像當年的我那樣在花間奔跑，笑聲像銀鈴一樣清脆；我看見老農站在地頭，眯著眼睛，臉上洋溢著滿足的笑容，那笑容，比陽光還要燦爛。

村莊，在這片金色的包圍中，顯得格外寧靜而安詳。白牆黛瓦的屋舍，像是被鑲嵌在畫框裡，炊煙裊裊升起，與花香纏繞在一起。遠處的山巒，也披上了淡淡的綠紗，靜靜地守護著這片生機勃勃的土地。此刻，與花海相比，與春天相比，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卻又如此幸福。因為我屬於這片土地，屬於這個春天，屬於這被油菜花包圍的、充滿希望與激情的村莊。

我想，我終究不是一株油菜花，但我可以把心，永遠留在這裡。留在這一片鵝黃的花海裡，留在這一縷甜絲絲的春風裡，留在這被春天溫柔包圍的、最美好的記憶裡。

油菜花迷人，春天和村莊迷人。

無風竹自涼

謝光明

皖南山區多毛竹。站在山巒遠望，竹海茫茫，像厚實柔軟的綠毯，覆蓋層層疊疊的山嶺，連綿到天際。山坳裡許多星星點點的小村莊翠竹環繞，花窗馬頭牆枝葉婆娑，互相映襯，詩情畫意自然而生。

牯牛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牯牛湖畔，有一大片毛竹林，相傳是善慶禪院僧侶所植，已有數百年。碎石和木板鋪成的小道，在蜿蜒的竹林曲徑通幽，每逢夏季，吸引不少人前來乘涼遊玩。因工作的關係，我在保護區工作過幾年，牯牛湖四周的牯牛大崗、大歷山、駱駝峰、蓮花峰等高山都在千米以上，阻擋山外暴風驟雨，為山裡庇護出一方風平浪靜的港灣。湖畔的小木屋更是靜謐清幽，不受侵襲。

竹子多數時候是安靜的，竹梢一動不動，像是被湖中煙水霧氣黏住了似的。竹葉低垂不躁動，綠得發暗，夏天，涼意就從這些暗綠裡生出來，從竹子身上滲出來的，從地下深處的竹鞭裡升起來。人站在竹林裡，無需搖蒲扇，涼意會自己找到人，滲進人的皮膚裡去。涼，是竹子的氣場。竹林裡土地是涼的，石頭是涼的，落在竹葉上的陽光都被濾了熱，也是涼的。

小孩子貪玩，在湖畔的竹林裡玩耍，他們坐不住，到處跑，撿竹枝，敲竹竿，弄得滿頭大汗。外面的太陽熱是無法驅趕的，大人躲在竹林蔭涼處。可是事物往往有利又有弊，竹林裡雖然涼快，可是蚊蟲也跟著進來，一些人就用太陽帽，手裡的雜誌，或折一條樹枝驅趕蚊蟲。風太直接，把熱氣吹跑，也會把人的注意力吹跑，一旦停下來，就顯得更熱。我經常一個人躲進竹林，工作不順，想回到城市裡去，心裡煩，就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待著。我坐在石頭上，竹子站在我身旁，我們都不說話，就那樣它看著我，我看著它。其實坐不了多久我就要走，畢竟竹林再好也比不過空調房舒服。

現在想想，並不是竹林不如空調房舒服，竹林的涼是自然的，空氣也是好的，還是自己的問題。是自己心裡裝的東西太多，走到哪兒都帶著，竹林給的涼意根本進不去。就像一個人捂著耳朵，再美妙的音樂也聽不見。後來明白了，就勸自己不要著急。著急要有變化，著急事情馬上變好。不急之後，才發現很多東西本來就在那兒。竹林可以用來分享和逃避，可以用來內省和沉澱，也可以用來忘記自己和找到自己。我靠在一根竹子上，竹身光滑，帶著微微的涼意，透過衣服傳到背上。頭頂的竹葉輕輕碰在一起，發出幾乎聽不見的聲音。沒有風，但我已經不覺得奇怪了。涼意並不需要風來運送，它就在這裡，就像安靜並不需要沒有聲音。有聲音也可以安靜，有熱度也可以感到涼，當心和這片竹林走在同一個節奏上的時候，是沒有燥熱的。

夏天，竹子自身在散發著涼。人來了它在，人走了它也在。真正的涼是自找的，是從裡面生出來的。內心安靜，涼意自然就有。在竹林裡走走停停，腳踩在乾枯的竹葉上，發出細細的碎裂聲。這聲音在安靜的林子裡反而讓人覺得更安靜了。看著竹子，會覺得它們是一群不說話的人，站了幾十年，看過了許多事。它們不需要風來證明自己涼，它們自己就是涼的。人應該也這樣，人一靜，心就清了，心一清，就覺得涼了，就像竹子那樣，根扎得深了，無風自涼，自然就活得舒展。如今，我回到了城市，每逢夏季來臨，覺得還是寂靜的竹林好。

春風醉酒桃花紅

周夢蝶

「桃花釀酒，有講究，一要那，相思泉水的源頭，二要再放幾滴離別淚，三加濃濃的鄉愁。一杯入喉，解相思愁；二杯入喉，盡數風流；三杯入喉，天長地久。執子之手，一生何求？這杯中酒，愛不釋手……」陽春三月，桃花盛開，在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不經意間聽到了歌曲《桃花酒》，瞬間便愛上了這首歌的情調，唇齒之間，彷彿也沾染上了酒的味道，伸手可及，便是桃花無處不在，浸透相思的妖嬈。

俗話說，「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想要留住易於凋零的桃花，那就把它釀成醇香可口的桃花酒吧。釀製桃花酒，其實也簡單：首先將採集而來的新鮮桃花用水清洗，然後放在淡鹽水中浸泡，除去浮塵雜質，撈起瀝干備用。再將白糖或冰糖放進裝酒的器皿中墊底，桃花鋪在上面，最後放入醪糟，倒進白酒，將酒罈或瓦罐密封之後放置在陰涼處貯存六十天左右，一壇色香味全的桃花美酒就算大功告成了。

關於桃花酒，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在古代，有個名叫董雙成的村姑，在她家的房前屋後種了若干桃樹，一年春天，雨後的桃林裡掉落了許多桃花的花瓣。覺得非常可惜，董雙成撿了一些，泡在酒罈子裡。後來她打開酒罈，不料引來了王母娘娘。原來，王母娘娘正在為織女犯戒的事兒煩著呢，忽然間聞到了撲鼻的濃香，來到人間，喝了一杯，心中的煩惱頃刻間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心花怒放的王母娘娘當即把董雙成收為侍女，帶回瑤池，要她負責用蟠桃園裡的落花釀酒。據說蟠桃花三千年才開一次，那樣的桃花酒遠比金子還要珍貴啊，從此桃花酒成了王母娘娘在天庭舉辦蟠桃宴的御用酒。而織女跟牛郎一年一度的鵲橋相會，聽聞也是王母娘娘喝了桃花酒後心情大爽，那才額外開恩，欣然應允的。

關於蟠桃宴，有一個已知的橋段，那便是玉樹臨風的天蓬元帥因為一時貪杯喝醉了酒而調戲嫦娥姑娘，被玉皇大帝「發配人

間」搖身一變成了奇醜無比的豬八戒。還好，二師兄同志在去西天取經的路上陰差陽錯地和高家莊的大小姐喜結良緣，即便當不了神仙，倒也收穫了愛情，算是走了桃花運。

桃花釀酒千年醉，伊人凝淚心已碎。牛郎織女是否因為桃花酒而喜相逢，那是傳說，無從考證。但是很多詩人，確為桃花賦詩，卻是不爭之實。比如顧況《聽山鷓鴣》：「誰家無春酒，何處無春鳥。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曉。」又如張籍《和韋開州盛山十二首·桃峯》：「春鳩桃花發，多將野客遊。日西殊未散，看望酒缸頭。」再如李群玉《同鄭相歌姬小飲戲贈》：「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當然，最廣為人知的，或許是唐寅的《桃花庵遇仙記》了：「……桃花谷裡桃花仙，桃花美人樹下眠。花魂釀就桃花酒，君識花香皆有緣。美酒消愁愁不見，醉臥花下枕安然。花中不知日短，豈料世上已千年……」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唐寅同學是不是喝醉了酒，遇到了仙，俺們不得而知，畢竟「神的世界我們不懂」。我只知道，所謂桃花庵，充其量也就是幾間茅屋而已，沒準還比不過杜甫當年在四川成都蓋的那幾間破舊不堪，四壁透風的茅草土屋，只不過明代大才子唐寅早年在科場屢戰屢敗，幾番失意，毅然決然於正德三年（公元1507年）在蘇州桃花場含恨隱居，栽了十幾畝桃花罷了。此後十多年裡，一生愛詩、愛酒、愛桃花、愛美人的唐伯虎忘卻功名利祿，在此逍遙快活，這也正如他在《桃花庵歌》中所說：「……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開花落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如果說，唐寅的《桃花庵遇仙記》只是一種「頓悟人生」，那麼他的《桃花庵歌》則是一種「看破紅塵」，所以他才「有花作伴酒，無月不登樓」，借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叫「內卷」或是「躺平」吧。

三生桃花繪成扇，細雨落花人獨看。一個三月的週末，細雨霏霏，春風徐徐，當我再次來到城市的郊外，看到漫山遍野的桃花灼灼其華，宛若在風雨中無聲的哭泣，嘴裡情不自禁地再次哼起了歌曲《桃花酒》：「二兩桃花釀成的酒，萬杯不及你的溫柔，是誰把回憶，輕輕的彈奏？羞得我臉頰紅透透。待到你他日，功成又名就，莫忘我在，桃林守候。」

個駐足的看客心裡留下不淺的底色。風一吹，花瓣簌簌飄下，落在田埂，落在溪澗，落在行人肩頭，無聲無息，卻把整個春天的溫柔，都揉進了這片黃土裡。

也有人喜歡那些零星的小花。山野間有許多不知名的野花，紫的、黃的、藍的、白的、紅的，星星點點，開在溝溝壑壑，開在路邊石縫，不張揚，卻倔強，把荒涼的山坡點染得生動明媚。花開到極盛，便是春深，像極了人生，最濃烈的光景，總藏著將逝的溫柔，也藏著生生不息的希望。

春深了，耕作的人便忙起來。天剛濛濛亮，田地裡就有了人影。故鄉的土地，多是坡地，一梯一梯盤在山間，像一排排高低琴鍵，犂牛慢悠悠地走，農人們赤腳把著跟在後面，踩著各自的旋律。犁鏵翻起黝黑的泥土，帶著濕潤的腥氣，一些被驚蟄吵醒的蟲們窸窣跑動，傳播著積壓了一冬的地氣，地氣看不見，聽不到，但能觸摸到，潮粘，腥甜，腳掌踩過時，或者手掌摩挲時，能真切感受到那股氣息，那是土地最本真的味道。

農人們在地裡忙個不停，起壟、施肥、覆膜，地膜一片片鋪開，在陽光下閃著光，給大山披上白亮的鎧甲。

隨著科技的進步，如今山間多是機械的身影，轟轟然在土地裡奔走，一早上就能翻種好幾畝土地。輪子翻過，玉米種子簌簌落下，被壓實。與此同時，地膜也鋪在壟溝裡，埋上了土。十幾年前，種地需要一家幾口協作，如今一個人便可以輕鬆完成，農人抽著煙，一臉輕鬆，機械化種植讓大家事半功倍。

春意被野菜們點燃。女人們最喜歡尋訪和採摘春天。苜蓿、薺菜、斜蒿、苦苣等野菜們開滿坡地，挑菜刀輕輕一戳，鮮嫩的

野菜們便躺進竹籠裡。孩童跟在大人身後，也提著小籃，煞有介事地挖野菜，卻總分不清哪些能吃、手裡的野菜叫什麼名字，嘖嘖喳喳，給寂靜的山野添了幾分熱鬧。

燕子歸來時，春便多了幾分靈氣。清明前後，燕子循著舊路，從萬里外絡繹飛回山村。燕子回到村裡後，喜歡低飛。黑亮的羽毛，剪刀似的尾翼，掠過屋簷，掠過麥田，掠過潺潺的溪水，有時會從孩童中間飛過，一聲聲呢喃，清脆又溫柔。它們總愛尋老屋築巢，在房梁下、屋簷邊，銜著濕泥，混著枯草、絨毛，一點點修補巢穴。閒時，燕子們常開會，一長排黑點停在電線上，一動不動，很是齊整。老人們總說，燕子認得舊家，只往忠厚人家飛，不要驚擾這些吉祥鳥，能帶來福氣。

故鄉的春，是刻在記憶裡的畫。是罐罐茶的醇香，在火爐上慢慢熬煮，霧氣氤氳；是母親做的飯飯，粗細糧作，攪了三百六十攪，香飄滿院；是巷口的老槐樹，抽了新枝，落了碎花，落在青石板上，也落在遊子的心上。

在故鄉生長十幾年，總想逃離那裡。後來，時間帶著我們走得越來越遠，故鄉的好卻如落潮的湖底，一次次浮出記憶的水面。沒有都市的繁華，卻有最踏實的煙火。沒有驚艷的風光，卻有最溫柔的包容。

春越深，思念越濃。原來鄉愁從不是抽象的情緒，是眼前的一花一草，是耳邊的燕語風聲，是故土的每一寸肌理，都牽著心尖的疼與暖。

谷雨將至，雨潤萬物。春深到極致，便要走向夏的繁茂。落花不是凋零，是為了孕育果實。春逝不是終結，是為了下一次輪迴。

四月，花在落，草在長，人在忙，萬物都在向著成熟生長。就像人的一生，走過熱烈的青春，步入沉穩的中年，歷經風雨，才知沉澱，才懂珍惜。

春의故鄉

王重揚

風過西漢水的時候，四月便深了。隴上的春不像江南那般柔婉，來得沉實，去得也緩。

山嶺嶺，一夜間被春風染透，綠得深沉，花開得熱烈，連泥土都浸著溫潤的氣息。

清明過，谷雨近，節氣踩著不緊不慢的步子，把大地催得生機盎然，也把遊子的鄉愁，一寸寸拉長。

黃土坡上的春意，是從草根裡和枝頭鑽出來的。先是坡崖上的迎春花，一叢叢綴著金星，惹得早蜂頻頻光顧。接著是桃花、杏花，粉幾日，白幾日，被春風盡情地調色，總有人靜靜地站在一邊看著，拍照。

桃杏謝了，蘋果花便漫山遍野地湧來。西漢水兩岸數十里蘋果林，萬畝蘋果樹湧起了春濤，幾乎是一夜之間，香氣浩然生發，站在路邊，滔天的花鋪陳眼前。雪白的花團綴滿枝頭，層層疊疊，像落了一場溫柔的雪。當花茫茫連綴成一片無際的海，那種壯觀的美便有了氣勢，磅礴而來，足以在每

文藝副刊



海韻